



步里客談 雲齋廣錄
昨夢錄 松窗百說

中華書局

昨

夢

錄

康與之撰

叢書集成初編

步里客談（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學海類編
皆收有此書說海在
前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昨夢錄一卷

宋康與之撰。與之字伯可，又字叔開，號退軒，滑州人。故自署曰箕山。此書末有小傳，乃稱爲嘉禾人。蓋南渡後流寓也。建炎初，上中興十策，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不得用。及秦檜當國，乃附合求進擢，爲臺郎。後遂專以歌詞供奉，廁身優伶之班，大爲士論所不齒。所撰頤庵樂府五卷，爲談藝者所輕。世不甚傳。今亦未見其本。其僅存者，惟是編，皆追述北宋軼聞，以生於滑臺，目視汴都之盛，故以昨夢爲名。所記黃河卷埽事，竹牛角事，老君廟畫壁事，亦可資考證。其西北邊城貯猛火油事，遼史先有是說，然疑皆傳聞附會，終遼宋之世，均未聞用此油火攻致勝。且所產之地，在高麗東，高麗去中國至近，亦不聞產此異物也。至開封尹李倫被攝事，連篇累牘，殆如傳奇，又唐人小說之末流，益無取矣。

昨夢錄

宋康與之撰字叔聞號退軒老人箕山人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興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遞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遞升廳懷中出一橫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願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踴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閻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檣付閻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揩笏攀緣以入，足跌頓於限下，閻吏導李至第二重，閻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裯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竝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閻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

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龍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彌黑者謂之後醜近稍近彌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篆縕高低繞人腰闊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慙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遇存問勤屬時時餽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鐵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喧嘩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晉川有赴郡自首

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勑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尙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結竹篠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即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

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夤緣以至者。衆詭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迺適咨嗟擊節。及見轂中一人。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鬚。可比驕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癯秀。可比臺閣。至於轂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曰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癯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轂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轂中人也。洎觀轂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鬚。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童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不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祿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襪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對。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

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符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爲不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開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培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欵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社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綿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鬪也

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興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宜居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